

续金瓶梅

①

〔清〕丁耀亢 著

中国禁毁小说壹佰壹拾部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上 册

广仁品 第一回	普净师超劫度冤魂 众孽鬼投胎还宿债	 (1)
广慧品 第二回	欺主奴谋劫寡妇财 枉法赃贻累孤儿祸	 (10)
正法品 第三回	吴月娘舍珠造佛 薛姑子接钵留僧	 (20)
妙悟品 第四回	西门庆望乡台思家 武大郎鄆都城告状	 (30)

续金瓶梅

游戏品	第五回	奈河桥奸雄愁渡 枉死城淫鬼传情	(43)
戒导品	第六回	沈富翁结贵埋金 袁指挥失魂救女	(50)
正法品	第七回	大发放业鬼轮回 造劫数奸臣伏法	(57)
正法品	第八回	贼杀贼来安丧命 盗遇盗张一逢屯	(67)
广慧品	第九回	来安妻出首贼赃 吴典恩拷逼主母	(78)
广慧品	第十回	梦金砖富翁得子 赐银瓶孽女归娼	(87)
戒导品	第十一回	五岁儿难讨一文钱 一锭金连送四人命	(98)
净行品	第十二回	众女客林下结盟 刘学官雪中还债	(109)
正法品	第十三回	陷中原徽钦北狩 屠清河子母流离	(118)

广仁品	第十四回	梦截发大士解冤 不食牛帝君救劫	(126)
戒导品	第十五回	应伯爵掠卖孝哥 吴月娘穷逢秋菊	(134)
广慧品	第十六回	沈乞儿故园归梦 翟员外少女迷魂	(141)
净行品	第十七回	给孤寺残米收贫 兀术营盐船酬药	(152)
正法品	第十八回	吴月娘千里寻儿 李娇儿邻舟逢旧	(160)
戒导品	第十九回	宋道君隔帐琵琶 张邦昌御床半臂	(171)
游戏品	第二十回	李银瓶梅花三弄 郑玉卿一箭双雕	(182)
正法品	第二十一回	宋宗泽单骑收东京 张邦昌伏法赴西市	(193)
净行品	第二十二回	翟云峰义送月娘 韩捣鬼路济玳安	(200)

续金瓶梅

游戏品	第二十三回	翟员外大撒买花钱 郑玉卿稳吃新红酒	(207)
净行品	第二十四回	留高僧善士参禅 逢故主义仆得信	(218)
戒导品	第二十五回	美偿美两场大棍 债还债一叶扁舟	(227)
正法品	第二十六回	薄幸郎贴金易色 痴心妇丧命偿冤	(238)
妙悟品	第二十七回	淮安城月娘问渡 清江浦菱妇同舟	(249)
戒导品	第二十八回	蒋竹山官星妙药 苗员外卖富投诚	(256)
妙悟品	第二十九回	董玉娇明月一帆风 郑玉卿吹箫千里梦	(265)
庄严品	第三十回	瓜州渡樱桃死节 润州城郑子吹箫	(276)
广慧品	第三十一回	汴河桥清明遇旧 法华庵金玉同邻	(284)

目 录

游戏品	第三十二回	拉枯桩双姬夹攻 扮新郎二女交美	(294)
净行品	第三十三回	风雨夜淫女奔邻 琉璃灯书生避色	(304)
正法品	第三十四回	排善良重立党人碑 杀忠贤再失河南地	(312)
广慧品	第三十五回	清河县李铭传信 齐王府银姐逢时	(321)

下 册

戒导品	第三十六回	翟员外伸冤元帅府 李师师官配马头军	(335)
广慧品	第三十七回	三教堂青楼成净土 百花姑白骨演旁门	(348)
证入品	第三十八回	大觉寺淫女参禅 莲花经尼僧宣卷	(358)
游戏品	第三十九回	演邪教女郎迷性 闹斋堂贫子逢妻	(375)

续金瓶梅

游戏品	第四十回	孔梅玉爱嫁金二官 黎金桂不认穷瘸婿	(386)
游戏品	第四十一回	同床美二女灸香瘢 隔墙花三生争密约	(396)
广慧品	第四十二回	闷佳人空房遭鬼魅 软浪子借馆效鸾凰	(408)
妙悟品	第四十三回	母夜叉髡剪玉佳人 孙雪娥梦诉前生恨	(414)
妙悟品	第四十四回	刘瘸子告状开封府 金桂姐鬼魅葡萄架	(423)
游戏品	第四十五回	郑爱香伤心烹鸡 应花子失目喂狗	(431)
广慧品	第四十六回	傻公子枉受私关节 鬼门生亲拜女房师	(444)
游戏品	第四十七回	木瓜郎语小莫破 石女儿道大难容	(454)
净行品	第四十八回	莲净度梅玉出家 瘸子听骷髅入道	(462)

目 录

证入品	第四十九回	沈花子魂认前身 王六儿老还旧债	(474)
证入品	第五十回	湖心寺月娘祝发 伽蓝殿孝子迷途	(483)
净行品	第五十一回	典金环老婢逢夫 受丝鞭佛子纳妇	(494)
解脱品	第五十二回	刘学官弃职归山 龙大师传丹入海	(506)
游戏品	第五十三回	苗员外括取扬州宝 蒋竹山遍选广陵花	(524)
正法品	第五十四回	韩世忠伏兵走兀朮 梁夫人击鼓战金山	(540)
解脱品	第五十五回	雪涧师破佛得珠 王杏庵捐家造寺	(553)
戒导品	第五十六回	扬州城分刷苗员外 建康府箭射蒋竹山	(566)
妙悟品	第五十七回	鸳鸯帐新妇听经 锦屏姐送夫赠衲	(574)

续金瓶梅

正法品	第五十八回	辽阳洪皓哭徽宗 天津秦桧别挹懶	(585)
净行品	第五十九回	走江口月娘认子 下南海孝子寻亲	(600)
妙悟品	第六十回	面前母逐亲儿去 衣底珠寻旧主来	(610)
证入品	第六十一回	龙海珠还儿见母 金梅香尽色归空	(618)
证入品	第六十二回	活阎罗判尽前身 死神仙算知来世	(626)
庄严品	第六十三回	玳员外修塔开金藏 空大师奉母上莲台	(643)
证入品	第六十四回	三教同归感应天 普世尽成极乐地	(653)

戒导品 第三十六回

翟员外伸冤元帅府

李师师官配马头军

诗曰：

节当寒食半阴晴，花与蛭蛸共死生。
白日急随流水去，青鞋空作踏莎行。
收灯院落双飞燕，细雨楼台独啜莺。
休向东风诉恩怨，从来春梦不分明。

东坡《在徐州登燕子楼》词：

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

单表古人诗词，多因故国伤心，闲愁惹恨。叹韶华之易尽，则感寄春风；非陵谷之多迁，则魂消秋月。拈就鸳鸯，

续金瓶梅

写出江淹离恨谱；飘来蝴蝶，编成杜牧断肠诗。也只为托兴遣怀，寓言醒世。真却是假；假却是真。自有天地古今，便是这个山川，这个岁月，这个人情世事，这个治乱悲欢。笑也笑不得，哭也哭不得。看到一部《庄子》透彻，才许读得我《金瓶梅后集》。那些俗儒浅夫，没有打破轮回手段，句句着相，便说是风流罪过，骂世春秋，岂不负此婆心侠骨。

这回直接上段。汴梁为历代建都之地，自经五代改号东京。宋太祖登基，直传至太宗、真宗、仁宗、神宗、哲宗，到了徽、钦相传八主，享国太平日久，朝野丰登，车马辐辏，风俗淳厚，士女繁华，何等的富贵！一旦中原失陷，尽为金人所有，自徽、钦北狩，兵火相连，战争不息，有二十年大乱。那些金碧宫殿，尽化为蓬蒿瓦砾之场；文物典章，俱变成戎马干戈之地。佳人才子，富室贵官，不知化做冷烟衰草，白骨寒磷，那里去了。所以行人感慨，过客伤悲。有诗曰：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汴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说不尽这兴亡之感。单表这士女的淫奢，现前的因果。可见这富贵繁华，真是眼里空花；玉貌蛾眉，尽作生前孽债。即如徽宗末年留心女色，嫖了一个烟花李师师，弄得国灭身亡，岂不是亡国妖孽，女色中尤物！因此把李师师抬的如天上仙姬一般，享的那富贵尊宠，不下于玉堂金屋，除了朝廷官禁，也就数是李妈妈家了。妈妈二字是河南开封府的土音，如娘娘、太太相似，因此东京风俗止称一个李妈妈，

并不敢说师师二字。后来徽、钦北去，这师师生的手眼乖猾，门下子弟又多，串通金营将官，把个金桶般家业护的完完全全，不曾耗散一点儿。在城外汴河桥边盖起楼房穿廊、花园书房，比旧日一样齐整，又养着十数个能弹会唱的粉头。只为银瓶赚哄了翟员外千金的聘礼，后来郑玉卿骗拐了银瓶去了，李师师实不知情。这翟员外人财两空，又是疼钱又是惶愧，各处找寻了两三个月，四下里贴招子，骑着快马追赶，只道是早路上去的，那知他一篷风上了扬州，也弄做一场春梦。这是前案，说过不题。

那时翟员外不肯干休，使孙寡嘴、张斜眼子两个帮闲来和李师师家说话，道：“收了他一千五百两财礼，外有金珠绣缎，插戴钗束，羊红表里，上下使过三千多金。指银瓶为名，白骗了我做个没老婆的乌龟，抬不起头来。如不退还原物，要在开封府尹处告状，揭他私通金朝，暗打朝报，窝隐奸细的款，有四十余条，各处印刻遍贴。”李师师先也着忙，使人央翟员外且休张扬，两家都没体面，情愿把侍女巫云赔他，还送过些钗束来，把财礼退一半回去。先着孙寡嘴去说了，次后使巫云打扮的娇滴滴花朵一般，坐着轿子过去。妆是贺翟员外生日，两只烧鹅，四尾糟鲋鱼，两大坛麻姑酒，两大盘寿桃，雇了一担盒子，使人挑着来看翟员外。巫云进门来，使银红汗巾捂着口儿，笑嘻嘻的进来，望着员外磕下头去，道：“这些时连影也不见你一面。俺太太道：‘就是银瓶着人骗去走了，拐的俺家金珠古董，也值二三千两银子。是谁藏了他，不着他出来不成！’知道员外着恼，许多日子不肯上门走走，俺太太为这件事气了一场大病，一个多月全不下床，着我来看看员外。一来是贺寿，二来是解恼。俺们

续金瓶梅

就比不过银瓶，也来和员外做几日伴儿，好歹请过去看看，俺太太也不肯教员外惹气。”一直说着，一面撒娇撒痴，做出许多情态，直引的翟员外笑了。同到后书房里坐下，连忙自己收下礼物，打发盒担和轿子回去。他却脱了衣服，拿起镜子来梳头匀脸，打扮的别样风流，见书房墙上挂着一担牙轴头紫檀弦子，就抱在怀里弹起。翟员外见他来的知趣，又是旧日婊子，只得留他吃饭。待不多时，孙寡嘴、王三官、张斜眼子一班儿进来帮衬，俱满口夸赞巫云姐出落的越发典雅风流，不似门户人家，到底是内家妆束，就是银瓶姐也不过这样。还是银瓶没有造化，这郑玉卿一个毛头娃子领着一个年小妇人，从来没出京门，到了路上定然有祸。不是逢着盗贼劫个罄净，连命丢了，就要被做公的盘诘，送官拿讹头，将来还有解回东京的事。几句话说的翟员外不恼了，又见巫云殷勤，众人夸奖，把那些恼不知走往那里去了。正是员外过了生日一日，叫做添寿，即忙放开桌子，摆上酒来。说着话天色晚了，东方月出，照着院子里花竹如画，那紫薇花开的喷香。即叫家人把桌儿抬在院子里来坐罢，孙寡嘴年高坐了首席，王三官、张斜眼子对坐，巫云姐和翟员外横头。打开麻姑酒，添换了十二大肴，吃了点心蒸饭，把大肴撤下赏人。就是围碟小酌，细果海错摆了一桌，换上大杯。孙寡嘴道：“空说云姐弹的好弦索，我们再不曾听见。今日员外补寿，就没一声儿，怪得员外不恼，这是银瓶姐在席上不知唱勾多时了。”巫云瞅了一眼道：“怪汗邪的，叫人唱就说唱罢，偏有这些寡嘴。”众人都笑成一块。巫云取过紫檀三弦来，定了弦，把酒都换上大杯，顿开喉咙，唱了一套《一半儿》词曲：

锦重重，春满楼台，经一度花开，又一度花开。彩云深，梦断阳台，盼一纸书来，没一纸书来。染霜毫，题恨词，浓一行墨色，淡一行墨色。攒锦字，砌回文，思一段离怀，织一段离怀。倩东风，寄语多才，留一股金钗，寄一股金钗。

唱到此处，巫云姐才待歇手，孙寡嘴道：“你家只为留下一股金钗，郑玉卿才连人都拐得去了！正是吃着碗里的，还看着盘里的。”巫云急了，道：“怪汗邪行货子！你见俺家是吃一半留一半来？只怕你们全吃不下去！”张斜眼子道：“你要云姐唱个《西厢·一半儿》罢。百忙里唱到好处，你只鬼混。”云姐取过弦子来，又唱道：

冷清清，人在西厢，唤一声张郎，怨一声张郎。乱纷纷，花落东墙，问一会红娘，调一会红娘。枕儿馀，衾儿剩，温一半绣床，闲一半绣床。月儿斜，风儿细，掩一半纱窗，开一半纱窗。荡悠悠，梦绕高堂，曲一半柔肠，断一半柔肠。

孙寡嘴又道：“你家把莺莺走的那去了？今日拿着红娘顶缸填陷。这一半柔肠，还不知是那一个知心的才和他续上哩。”云姐急了，赶着孙寡嘴使扇子打了一下。这席上王三官和翟员外豁拳掷骰子行令，闹个不了。吃到三更天气，众人才散去。翟员外和巫云枕设蛟鲛，被翻红浪，再叙旧情，曲尽奉承。直睡到日上三竿，二人方才下床。这翟员外原是

续金瓶梅

个脓包东西，李师师怕他气愤不过，打起官司来，今日使巫云先来试路，还要骗他个为政第二。果然一见巫云，连连睡了几宿，窝盘的一句闲话也没有了。巫云枕边言，说着翟员外留下他：“情愿借这个名色赎身，出了苦海，和你一心一计，服事你到老。我一片真心只在你身上，从今后一个客也不见，替你理家上灶，死也不辞。”说得翟员外十分欢喜，说巫云不曾坏心，虽在李师师家，比门户里粉头还高一等儿，也就同心应允了。

到了次日，叫孙寡嘴去和李师师说：“既然送过巫云来，还做亲戚两下走着，把我那财礼只退出五百两来罢！”李师师又不肯退，翟员外又不肯依。正调停不来，世间没巧不成话，恰好有一个茶客，叫汪引之，汴梁久住开茶店，平日认的郑玉卿。那一日在扬州钞关上望见玉卿在船上拜客，到了东京闻知翟员外贴招子为拐带人口许多财物，报信者谢银五十两，就来李师师家说信。李师师急急传将翟员外来，细问是八月中秋在扬州遇见，今已半年，那里找去？汪蛮子说：“我管去过江跟寻。”这李师师家也许了个谢礼三十两。因此银瓶有信，翟员外又得了巫云，且顶着缸儿。李师师使孙寡嘴来说：“日后银瓶回来，我也不要巫云了，就做了银瓶的陪嫁罢。”因这一个瞎信，翟员外不好来追讨财礼，只得大家听听信再讲不迟。

到了一年终，汪蛮子又来传信，说：“郑玉卿在扬州和盐商卖盐，有人见他在苗员外船上。”翟员外听此信不由的不恼，又是想人，又是想钱，去开封府递了失盗奸拐呈词，领了两个做公的，要同汪蛮子亲上扬州，必定要拿回郑玉卿来消这口气。看个出行日子，雇了一个长行骡子，同两个家

人无非添财、进喜，和汪蛮子起身去了。这巫云在家，秘密叫将李师师家人来，把他开的布店内青白布五六百筒，开放箱笼，金银酒器，绫锦尺头，连夜俱抬在师师家来。师师却寻了一个现管京营的参将云离守来，讲着和巫云包一年身钱，一顶轿子暗夜里抬去，还要先告他害了巫云人命，和他鬼混，好遮这银瓶的事。原来云离守是清河县人，与西门庆是亲家，因清河县乱后在汴梁做武官，现管缉捕提刑。因此李师师靠着他，第二次骗了翟员外，假使汪蛮子报信，把翟员外调虎离山，好盗他的家财。说你这个人巧也不巧！总因翟员外一生使憨钱，知道是个死狗，与他这个绝户计，未免太狠了。自然要奸巧生出祸来，天无不报之理！

却说翟员外到了扬州，访问半月，那得个郑玉卿的影儿！汪蛮子说的话似真似假，通不认账。只说在船上见他拜客，又说是或者人有面貌相同的，只怕我错认了。一时间两三样话，真是捕风捉影，反盘费了二三十两银子。大家回汴梁来，翟员外有守店的家人早来接着，说：“巫云把楼门开了，布匹银钱家事盗个罄净，往李妈妈家夜去明来，如今不知走到那里去了。李家反来咱家要人，和咱打官司，要在卫里提刑云参将案下去告状去。”翟员外听说，险不气破五叶连肝肺，冲透三毛七孔心，气的滚下骡子来，一声儿不言语。醒了半日，才进的汴梁。进门一看，只见楼上皮箱一个也没了。使人去叫孙寡嘴。这一班帮闲光棍，怕李师师家有手眼，明知道要打官司，俱躲在外县，访赌博讨抽头去了。这边李师师知翟员外回来定不干休，一面把巫云送到云参将衙门里，先递了一张谋杀人命事的状案候着他。等得翟员外到家次日，云参将使四个缉捕的，一条绳子拴去，不由分

续金瓶梅

说，问了几句话，说他奸霸良家女子，谋杀人命，匿尸无迹，先责了二十大板，打入囚牢，罚了五百斤硝磺军前使用。翟员外反使了百金，央上司的情来，共费了三百余金，才完的一场官司。李师师每日使人上门要巫云，只得忍气不敢提起。又是兵马时候，各衙门不准词讼。翟员外事因嫖起，先自不正，那里敢去告状！

到了次年，金人袭取汴梁，这宋朝的将官逃的逃，杀的杀，刘豫为王，俱换了一班番将。那一时是金将粘罕管缉捕盗贼，为城池的事好不厉害，略有些罪过，不是抄家，就是斩首。这一时，李师师家越发妆起门面来，大开着巢窝，买了十四五丫头，叫人串戏演习吹弹。那些番兵营将成群往来不绝。后因兀朮太子选取官人，齐王刘豫奉令各处搜括。李师师偏是抗法，先与这金营大将军韩离不府里娶的这些太太们秘通了线索，把他收在御乐籍中，不许官差搅扰。大番字告示门上贴起，谁敢来问他一声儿！也就是个九尾狐狸三窟兔，七十二变的女妖精。翟员外受了两次坑骗，吃了一场屈官司，到底气受不过，写了一张盗国媚妖、通贼谋叛的状，细开单款八十余条，将那徽宗末年迷惑道君、私通叛党的事，备细条揭。说他匿宋朝秘宝，富可敌国；通江南奸细，实为内应。先将金营粘罕标下的中军，送了一百两银子，说这李师师宝物金银，得的宫里库藏，原该入了朝廷的。这金兵人人贪宝，又见李师师家这些妇女们，穿绫着锦的，久已垂涎，暗将此事打着番语通知粘罕。那李师师家一字不知，只道翟员外日久甘心，没有告状的话说。那知道天不容奸，罪贯已盈，故使翟员外以发其恶。翟员外假作秘报军情，托中军打作公事，将状封进。内有许多单款，俱是盗